



愛國社教記

京 隆 著

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

爱国社散記

京 隆 著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

蕪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:767-787×1092 1/32·1 $\frac{1}{8}$ 印張·24千字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合肥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:T10102·214 印數:1—4,070

定价: (6)0.11元

前 言

春天，我来到寿县爱国社。

在这辽阔的平原上，你可以闻到浓郁的油菜花香，可以听到日夜不息的水车声、号子声、歌声……

春天的和风，吹绿了广漠的原野；跃进的号角，唤起了人民冲天的干劲。

在这跃进的热流里，我看到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改变着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、深刻的变化。

一切新的东西在成长着，一切旧的东西在腐朽下去。

下面，就是我在这个社里所看到的几件小事。

京 隆

目 录

攢了小算盤.....	1
兩兄弟.....	5
洋火头.....	10
兩妯娌.....	13
想死和怕死.....	17
抽水机手.....	21
老飼養員.....	25

攢了小算盤

孙鄧和赵鄧住着兩位老人：孙道会、赵世全。

孙、赵兩位老人都在圪坨里滾了一輩子，也和老牛打了一輩子交道。

說到喂牛，他們各有自己的神通。一条牛本来瘦得象条干巴魚，可是只要經老孙的手那么一喂，不上半个月，就会变得膘肥毛光；一条牛本来睡在地上吐白沫了，可是只要經老赵那么一針，馬上就会昂起头哗哗地叫起来。人們說，老孙是：張天师得了五雷——神通广大；老赵是：荷葉上的露水——淨是点子。

为这，他們都当上了飼养員。

這兩位老人本来是多年的老相好，自从当上队里飼养員以后，关系就更密了。平素一有空，他們就互相串門子。碰在一塊，就聊个沒完。他們談到政府，談到政策，也談到大躍进。特別对每一件新鮮的事物，他們总要表示自己的見解。

二月的一天晚上，老孙和老赵又在一堆聊起来。老孙說：“老赵呀，眼下人人都在躍进，俺兩個老傢伙，可該怎么办呐？”

老赵說：“我心里还没个譜，你看呢？”

老孙說：“依我看，我們也来‘躍’它一下！”

老赵問：“怎么个躍法呢？”

老孙說：“眼看就要春种了，我們把牛膘頂起来，一套上犁耙，牛就呼呼地直跑，这不也是躍进嗎？”

老赵欢喜地說：“噢！照这么說，那敢情行囉！”

这工夫，老孙把烟袋朝桌子上一放，眼睛忽溜忽溜地说：“老赵！眼前年青人都在竞赛，依我看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俺两个老家伙也来赛一下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老赵把烟窝子朝桌杌上一磕：

“好哇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比牛膘。”

“你不能装蒜？”

“跟你干！”

“呵呵呵呵！……”

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

这一夜，老孙和老赵都在暗暗地盘算着用什么法子才能把牛膘顶起来。

还是老孙先想到了办法。

一天清早，树林里的雀子还没叫，老孙便拿起镰刀，扁担上挽了一根草绳，朝梁家湖走去。他的老伴刚把早饭烧好，老孙便挑着一挑子荒草回来了。老伴问道：“他爷，家里有烧的，你砍荒草作什？”

老孙说：“不干你的事，你甭问，我自然有用处！”

想不到，他把这荒草挑到杨仙铺集上去卖，买回两只老鳖来。这下，老伴好象一下子明白了：“噢！他是熬了。”其实，老伴猜错了。老鳖在锅里煨熟了之后，老孙自己竟一口也没吃，连肉带汤，全给老牛吃了。老伴一见这反常的现象，可就数落开了：“你个老傻子，老糊涂，自己忙了一阵子，全给牛吃了，牛又不是你的命！”

老孙把眼一瞪：“你知道这牛是谁的吗？是社里的！是我的！没有社，我靠谁？过去我给财主老爷们瞎累了一辈子，末

了落得什么下场？如今社就是我的靠山，我不给社出力，给谁出力？”老孙的理硬，老伴不吭声了。

一连十几天，老孙天天早上起五更到梁家湖去砍荒草，也天天用老鳖肉给牛壮膘，牛吃不好这东西，他就把老鳖肉端到牛的咀边，一勺子一勺子喂。他对牛的那种亲热，叫老伴都妒忌起来。

半个月以后，老牛果然变了样：肚滚腰圆，屁股上的肉，用手一拍就颤个不住，犴起地来象头猛虎。

不久，社里召开了评模大会，老孙被评为一等喂牛模范。社里张主任还在会上介绍了老孙爱牛如命的动人事迹，大夥听了，都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人们悄悄地议论起老赵来：

“老赵呢？老赵这一次怎么没评上模范？”

“论本领，老赵和老孙都不相上下，他为什么落了后？”

这秘密，只有老赵自己知道。

原来，在老赵的心里，还有个“小算盘”。他做任何事情，都要经过这“小算盘”盘算盘算；搞巧的，他不干，但吃亏的，也坚决不做。这是他多少年来为人处世的原则，想不到一直保留到今天。

他自从和老孙挑战以后，跟老孙一样，也到梁家湖去砍荒草，也挑到集上去卖；但卖了之后，看看那一块钱一张的紅票子，“小算盘”又盘算起来：一块钱能买六斤鹽，二斤油；六斤鹽可以吃一个半月，二斤油可以吃三十天。……经这么一盤算，钱就下腰包了。

他想：反正我不亏待牛。依然采取了那个老办法：勤喂、勤刨、勤扫、勤垫鋪。经他这么摆弄了一阵，老牛虽也有些起色，但比起老孙喂的那条牛来，那真是戴着算笠亲咀——差着

一帽子。所以，他今天落了后。

这时，他坐在最后面，看到老孙得了模范，又听到众人在谈论他自己，丑得低着头，闷闷地抽烟。他觉得脸上很不光彩，会刚散，就抬头走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他恨透了他那个“小算盘”，他想，要是没有那个“小算盘”在捣鬼，他怎么会在今天的会上丢脸？他越想越恼，越想越恨。

回到家，他对老伴说：

“去，他娘，把鸡逮一只！”

老伴不明究竟，问道：“怎？”

“你只管逮！拣母的，肥的！”

老赵的脾气硬，老伴是知道的，只好顺从他。

当她把鸡孵烂后，才知道原来他是孵鸡喂牛啊！鸡是她辛辛苦苦喂大的，如今正在下蛋，杀了喂牛，她怎么不心疼啊！就嚷起来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！人都舍不得吃，你反倒去喂牛。你疯啦，你魔啦！”

老赵霍地站起来，也冲着老伴嚷：“我也没疯，我也没魔！我比你精明得多哩！”他又指着屋里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那靠墙的一圈粮食是哪来的？那绳上搭的一件件花红柳绿的新衣裳是哪来的？你住的这咣咣响的新堂屋是哪来的？过去你有这些东西吗？”老伴不吭声了，因为她没理了。

这以后，老赵下了狠心，连宰了三只老母鸡，又到梁家湖砍荒草换回了六只老鳖，全给老牛吃了。

一个月以后，老赵把自己的牛和老孙的牛一比，简直认不出哪条是谁的。

不久，社里一月一次的评模会议又开了。这一次，老孙和老赵都被评为社里一等模范。

会上，大家要老赵介绍喂牛的“经验”，他说：“我的经验，只有两条：一是喂了三只老母鸡；二是喂了六只老鳖……”

可是，在回来的路上，老赵又偷偷地对老孙说：“那哪是我的经验，我真正的经验是：攒了小算盘！”

两位老人都呵呵地笑起来。

两兄弟

晚上，月亮很圓，我同吳郢队李隊長坐在門口閑聊，他給我講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

今日早，俺队里起了場风波。

头是这样起的：对門庄上，住着兩兄弟，老二陈克发是使牛組長，老大陈克儉是使牛組員。組長要領導組員，这么着，老二就要領導老大。

誰都知道，老大是个牛脾气，他要是認定一条理，你九牛也拉不回；老二是个跳蚤脾气，誰要触犯了他，他能一跳三丈高。这两兄弟的脾气虽都这么不好，可在犁地这项活上，他們却从来沒頂过咀，沒紅过臉，沒鬧过别扭，你說怪不怪？

其实，这也并不怪。社員們說，那是因为他們兄弟情面“重”，互相“包庇”。

这意見人家在大字报上貼出来了。老二看了，臉上只觉得火辣辣的。他恨透了自己的这个缺点，表示要决心改过。

昨天晚上，已經是半夜了，老二才从队里开会回去。一到家，他就隔着窗子对老大說：

“哥，明天犁春地，打算种玉米，知道吧？”老大嗯了一声，他已經睡了。

老二又囑咐：

“哥，还告訴你一樁事，社里开会决定，要打破常規大躍进，今年的春地要深耕一寸，可不能还按老样子办事啊！”

老大蒙在被筒里嗡嗡地說：

“反正好好的犁唄。”

老二一听老大这肉扑吃的声音，心里就有些毛：

“哥，要打破常規，打破常規！你听清了沒有？”

不想老大也不耐煩起来：

“听見了！听見了！我的耳朵又沒聾！”

当下，这兩兄弟都憋了一肚子悶气，睡去了。

第二天，这兩兄弟都起得很早，鷄剛叫三遍，他們就赶牛出庄了。

他們同犁一塊地，分兩壩子犁。套牛的时候，老二又囑咐：

“哥，犁的时候，要謹慎一些，不要深一犁、淺一犁的，惹人說閑話。”老大裝着沒听見，他心里說：“我倒要你来撥手！”啪地給牛一鞭，出了口气。

一壩地犁完，天就大亮了。老二把牛喝住，大抄兩步向老大这边走过来。他用鞭杆朝老大犁过的地里一插，又拔出来，用胡口这么一拈，深度只有二寸五！老二的心里猛地騰起一股子火：二寸五！二寸五！他还是这个老規矩，他，他分明是沒听我的话嘛！

老大的牛轉回头了，老二截住問：

“哥，你，你……”

一气一急，他反倒說不出来了。

他真想說：哥呵！你怎么这样不爭气？你的私心怎么这样重？你干活难道就只想到在牛身上加鞭？就只想到快？就只想到工分？……唉，你呀，也尿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，看看你还象不象个社員？

这些话，老二虽沒說出口，但老大从他的臉上完全看出来。于是他猛地喝住牛，瞪着老二，硬棒棒地說：

“我，我怎么？我这地犁得还孬？‘犁无三寸土’，这是从祖上就传下来的老规矩，偏偏你要犁出三寸半来！我没那样干过，我不会！”

老二真想不到，老大会用这种粗暴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好心劝告。他简直气傻了，索性躁起脚来，吼道：

“你要不犁，就别在这儿占位子，给我走！走！”

老大把鞭子朝地上一攢，也吼道：“好，我走！”猛地将犁子推倒，扬长而去。

这两兄弟今天突然的争吵，是有来历的。

自从大跃进的日子吹响以后，首先在老二这方面起了反应，他感到“情面”与“跃进”是不相容的。

过去，他对于哥哥犁的地，总是“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”，有个差不多，也就过去了。现在想来，那真是太对不起社了。

这样，他就认真起来了。

一天，老大犁地来迟了，老二说：

“哥，下次可得来早点，要不别人会说闲话的。”

老大心里想：“你也太顶真了！谁个没有三差两错，单揀我批评！”这是第一次，老大忍住了。

又一天，老大因犁地时不经心，漏了很多“犁脚”（注），老二看见了，就说：

“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这块土没犁透，这块土就出苗呵！”

老大心里想：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我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也就是这一次，你真会挑剔！”这是第二次，老大又忍住了。

又一天，四五个人在一块大田里犁地，大概老大想和别人比快，只管一个劲地打牛，这情形又被老二瞧见了。他隔着几

墙子地，大声地吆喝起来：

“哥，你不能那样打牛呀！‘汗不当风，急不加鞭’，你别忘了？”

这一次可真弄得老大一肚子穷火。他想：“这混帐东西！一次我让他，二次我又让他，三次他还是这样！他这不分明是要拿拳头擂我的眼睛吗？唉，还是亲兄弟哩！什么亲兄弟？屁！”这一次他真想和他大吵一通，可是他用了好大的劲，又把火气压下去了。

接着就是这一次。老大火气终于爆发了。

这工夫我正在地里散粪，一见老大气呼呼地打我地头走过，知道出了事，就脚跟脚地撵在他后面。

我一进他屋，只见他正扒在堂屋桌子上出大气哩。我问：

“老大，你跟谁磨气啦？”

他把桌子一拍，破着喉咙喊起来：“我的兄弟！”

我说：“弟兄俩的事，还值得生闲气？”

他气不过的说：

“弟兄！他还象我的弟兄么？他处处别我的腿，处处丢我的人，……队长，你抹谅解抹谅，他对我还有半点儿亲兄弟的情味吗？我跟他是两路，我……”他气得咀唇青紫，说不下去了。我说：

“老大，你消消气嘛。克发是你兄弟，是你组长，你想想，他要不说你，又怎么能说别人？要是都不说，还要他这个组长作什？你不是也说：‘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’吗？没个头，就不行啊！”老大还是气呼呼地说：

“他算什么头？处处找人岔子，他，他太认真了！”我说：

“老大，你误会了，老二不是对你认真。躁进嘛，就得讲究工夫，你平时也说过：‘庄稼不用问，全靠工夫粪’。深耕，

这就是工夫，这工夫要是下得不深，就会影响收成。想想看，老二叫你地犁深一些，是对地認真呢？还是对你認真？”

我見他不吭声了，就說：

“老大，走，跟我到地里去散粪去，到地点，俺們再好好啦啦。”

他一句話也沒說，摸起把散粪的鉄鍬，就跟我出去了。

晚上，我又去找他扯扯。不想剛走到庄西头，就碰上一个人扛着犁、牽着牛叮叮咣咣地朝西去。我問：“誰？”一听回答的声音是老大，就問：

“你扛犁、牽牛到哪去？”

老大說：“犁我那塊沒犁完的地去！”

我向他下命令：“回去！晚上哪能犁地？”

他可滿有理，說：“大月亮头，正是犁地的时候，牛我也喂飽了。”

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說：“別傻了！大躍进又不是要你硬拚命！”

他猛地掙脫我的手，帶着哭腔說：

“隊長，你讓我去吧，不犁完那塊地，我对不起我兄弟，我对不起大家！”

你听，这号子就是他喊的。多清脆，多宏亮，声音拉得多長！

我默默地听着。我忽然覺得，它不是号子，是一支抒情的歌、一支激越的生活贊歌！

注：指沒犁透的地。

洋火头

麦子黄了。社里通知家家要管好家禽，防止糟蹋到口的粮食。

社员们都采取了行动，唯有杨仙队的“洋火头”不听话，猪，照放着。

这“洋火头”的脾气，正和他的名字一样，只要轻轻一碰，立刻就会着火。谁要是用一块坷垃砸了他的猪一下，他马上就会说你是用棍子打断了猪的腰，于是就跟你动起火来，甚至动起武来。因此，弄得好多社员都怕他，见了他的猪鸡下了庄稼地，也不敢吓一下，只好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走过了事。

不过，对于“洋火头”这种损公利己的行为，社员们内心是不满的。而最不满、又敢于公开干涉他的人，要数上他的邻居——胡振发老头。

胡振发老头是队里的饲养员，孤身一汉，他为人处世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心里不藏私。他如果看见谁家的猪鸡下了地，即使他正端着碗吃饭，他也要放下碗来，把那猪鸡撵走再吃；若是谁家的猪鸡把社里的庄稼糟害重了，他还要把猪鸡亲自撵到你的门口，直到他用棍子在地上点着、狠狠地训了你一顿之后，才算了事。每当他训人的时候，他脸孔总是板着，胡子总是翘着，眼睛里闪着几分怒气。这使得一些爱占小便宜的人，不能不有些怕他。

“洋火头”究竟是不是怕他呢？

且看下面的一段故事。

一天晚上，月亮剛探出头来，胡老头在家里吃过晚飯后，去牛屋睡覺。牛屋在庄子东头，要穿过几塊田。他剛从一塊麦地边走过，忽听得轟的一声，从麦地里窜出一个黑色的东西来。他定神一看，原来是一头黑猪。

“这是誰家的？誰家的？真缺德啊！”他边罵边去攔那黑猪。

那黑猪一直朝洋火头家跑去，胡老头也就一直攔到洋火头家門口。

这工夫，洋火头正在門口吃晚飯，一見自己偷放的猪被胡老头攔回来，就知道出了事。接着就听到胡老头怒声怒气地質問他：

“这，这猪是不是你家的？”

洋火头的心直跳，可面上却故裝鎮靜。他陰里陰气地說：

“是我家的呀，怎么了？我人碍你事，猪又碍你什么事？”

胡老头咀在哆嗦：

“我的事！是我的事嗎？你晚上放猪偷吃社里的麦子，想想看，你这是人干的事嗎？你还象个社員嗎？”

洋火头硬棒棒地說：

“不是人干的事，人干了！你能怎么着？就是吃了又沒吃你的！”

胡老头咀哆嗦的更厉害了：

“沒吃我的？这地，这庄稼，这财产，你說，那一样沒有我的份？你說！你說！”

洋火头用着十分蔑視的口气說：

“說什么？說！隊長能管我，組長也能管我，就是你管不着我！”

胡老头一下子气偃了，他失口地罵起来：

“你放屁！社里的事，社員不管，誰管？”

“你就是管不着！”洋火头忽地耍起无賴，猛地一扭身子，就往屋里走。

“別动！”胡老头上前一把揪住了他，“走！到大社去！你不講理，有講理的地方！”

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洋火头一听说要到大社去講理，可就軟了腿了。

一經轟动，来了許多人，一下子把他們拉开。一夥人批評洋火头，一夥人劝慰胡老头。

批評洋火头的那一夥人，簡直象在放鞭炮：

“你偷放猪吃社里的麦子，还有什么理？”

“白天明着放，晚上偷着放，吃的是社里的粮食，杀了肉是自己的！”

“这不是刮社里的油肥自己！”

“这是破坏生产！”

“叫他赔！”……

在这異口同声、事实确鑿的情况下，即使洋火头長着五个舌头，也难以分辯了。于是他便低下头来。

劝慰胡老头的那一夥人的声音也在繼續着：

“消消气，消消气，胡老头，这是他的錯，回头我們批評他！”

“老胡，只要他能改，就算了。”

“社里离这还有这么远，又是晚上，你年紀也大了，就别去了吧！”

这些劝說，对于胡老头一点也不生效。他說：

“他不去，我一个人去！这一次我如不同他辯清这个理，往后社里的东西还要給躊躇哩。弄成这个样子，我实在看不下